大众传媒与外交  
**Mass Media and Foreign Policy**

**授课教师**蒋昌建 副教授（[changjian@fudan.edu.cn](mailto:changjian@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绪论 2](#_Toc193134247)

[一、概念界定 2](#_Toc193134248)

[（一）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2](#_Toc193134249)

[（二）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2](#_Toc193134250)

[二、为什么要关注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 3](#_Toc193134251)

[（一）媒介的定位 3](#_Toc193134252)

[（二）研究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困难 3](#_Toc193134253)

[第二讲 媒体与公众舆论 4](#_Toc193134254)

[一、拟态环境 4](#_Toc193134255)

[（一）拟态环境概述 4](#_Toc193134256)

[（二）拟态环境的特点 4](#_Toc193134257)

[（三）拟态环境的产生 5](#_Toc193134258)

[（四）拟态环境的功能与影响 5](#_Toc193134259)

[二、成见 5](#_Toc193134260)

[（一）成见及其要素 5](#_Toc193134261)

[（二）成见的基本特征 5](#_Toc193134262)

[（三）成见的功能 6](#_Toc193134263)

[（四）成见的产生 6](#_Toc193134264)

[（五）注意力经济学与成见 7](#_Toc193134265)

[（六）破除成见 7](#_Toc193134266)

[三、宣传 7](#_Toc193134267)

[第三讲 媒体与政治 8](#_Toc193134268)

[一、媒体与民主 8](#_Toc193134269)

[（一）新闻自由的产生与约束 8](#_Toc193134270)

[（二）制约新闻自由的力量 8](#_Toc193134271)

[（三）公共服务媒体 9](#_Toc193134272)

[二、关于民主 10](#_Toc193134273)

[（一）何为民主 10](#_Toc193134274)

[（二）民主与信息自由 10](#_Toc193134275)

[（三）影响信息自由的环境 10](#_Toc193134276)

[（四）“思想的市场” 11](#_Toc193134277)

第一讲 绪论

2025.2.17

一、概念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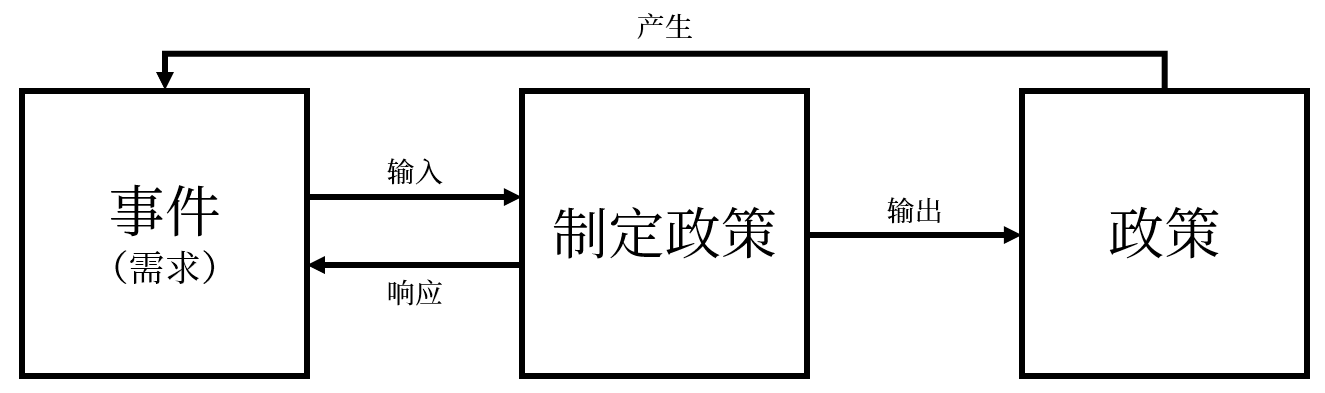
（一）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我们个人的信息获取能力是不足的，与世界的直接接触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获取信息需要通过中介，也就是传媒（media）。按传播信息影响的范围，传媒可以分为个人传媒、小众传媒与大众传媒。其中，大众传媒（mass media）所传播的信息影响较大的范围，其所影响的舆论会对政策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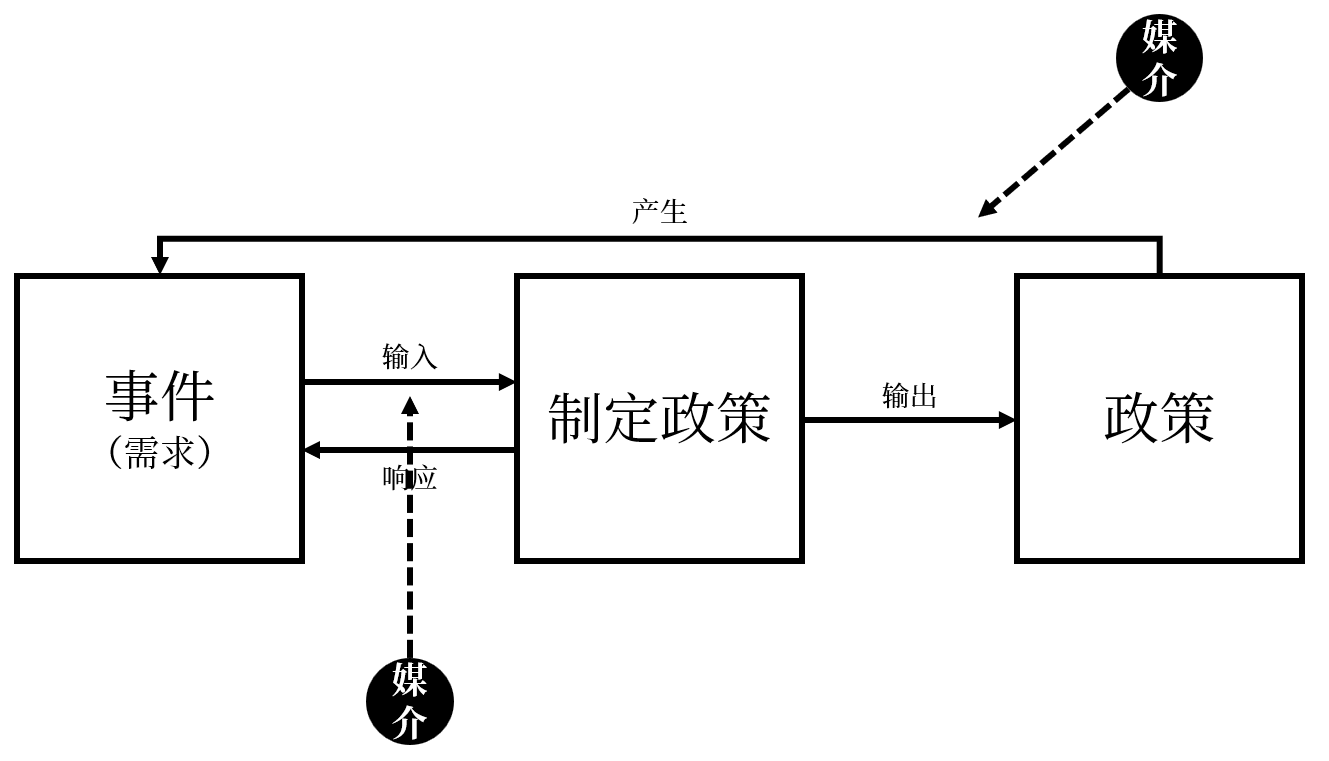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可以分为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外交政策）。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大部分对外政策与本国民众的关系是间接而非直接的；第二，由于关系的间接性，民众对其的关注度会较低；第三，由于关注度较低，所以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政府部门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会有相对更大的权力，透明度也相对较低。

（二）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通常而言，一定的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如下面这个模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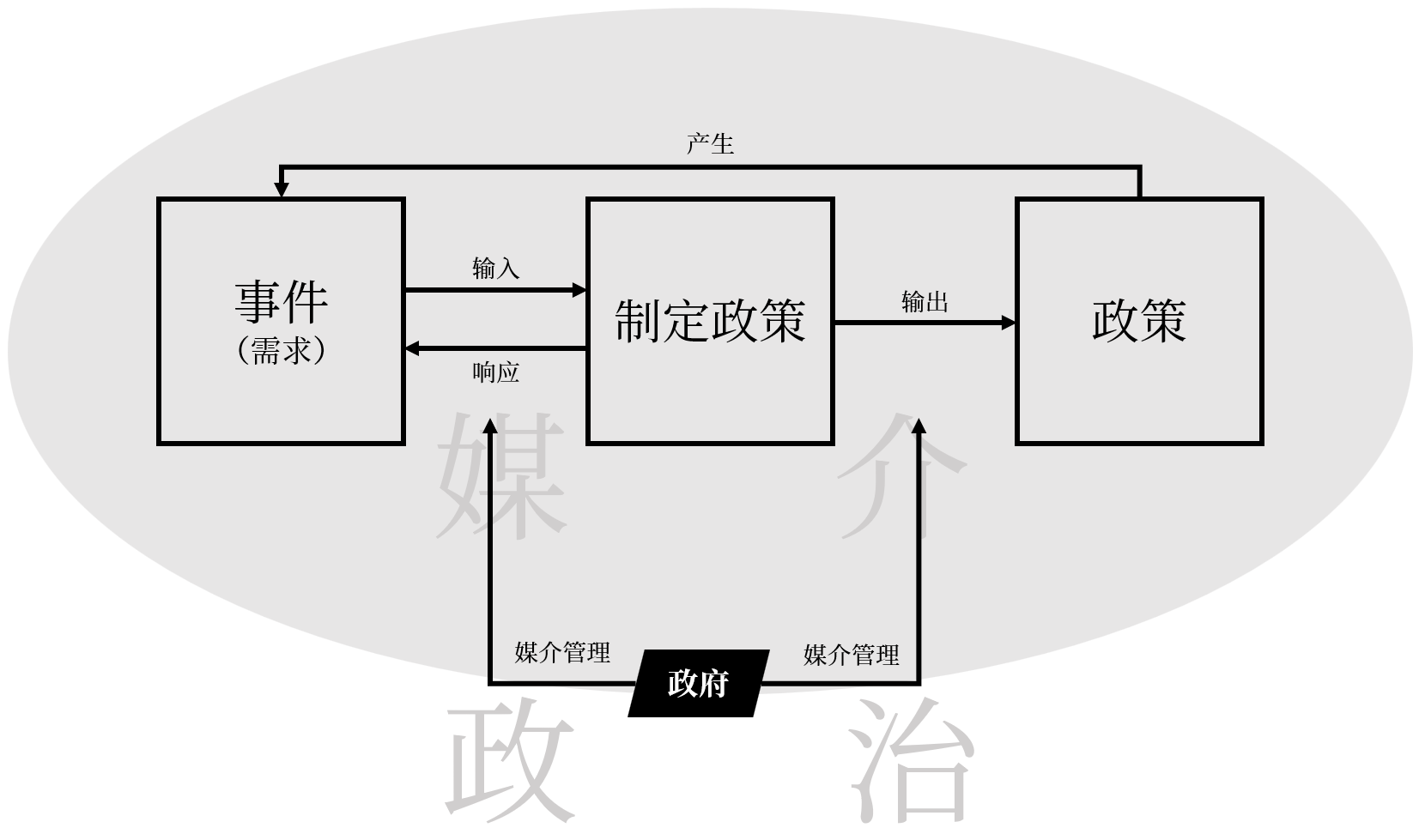


但是，一个事件（及其背后的需求）是如何被政府知道，从而制定政策的呢？一个政策又是如何能够产生新的事件呢？这里就有媒介的作用。所以我们补充上图为下图：



可见，整个政策制定的过程都存在于一个媒介环境之中。但是，进一步考虑——媒介环境不是铁板一块：按照媒介的形式不同，有纸质媒介、互联网媒介等；更主要的是，媒介的观点也不同。因此，媒介的分类也是构成媒介环境的重要部分。

如果一个政府希望自己的政策不被挑战，或者是希望其政策能被理解，那么政府往往会进行媒介管理，媒介环境从而也不会是一种自由生长的环境，而是有序、可控的环境。说到这里，我们所说的媒介环境其实已经被置于一个更大的环境之中——那就是政治环境。总的来说，要弄清楚媒介与政策的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的语境。于是，我们将上图补全为下图：



二、为什么要关注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

（一）媒介的定位

外交政策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领域有密切联系；此时，大众传媒就会反映民众的意见、建议、情绪、观点，从而影响后续政策的制定。因此，媒介在其中的角色十分重要。

媒介的首要原理是“流量兑换价值”。一个没有流量的媒介是没有价值的；一个有流量，但无法兑换为价值的媒体，同样是无法存活的。“兑换价值”的这一步，就涉及了媒介的商业模式——媒介背后的“金主”为了将其服务或产品尽可能曝光，就需要流量，因此就会投资有流量的媒介。

具体地说，目前还存在的媒体类型包括纸面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移动通讯媒体等等。如今，纸面、广播、电视媒体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在逐渐衰退，而移动通讯媒体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当下的媒体类型与十年前已经截然不同，媒体环境的变化天翻地覆。

（二）研究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困难

研究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外交政策通常由一小群人制定，是名副其实的“黑箱”；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做此类研究。一方面，通过解密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否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领导人退休之后往往会写作回忆录，其中一般会披露一些新的信息（为了使回忆录更畅销），这尤见于西方国家。当然，即使没有上述信息，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体采访重要人物时的只言片语来管中窥豹；又或者，我们可以考察因果关系，来推理出媒体的作用。

在考察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时，还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点是政府与媒介的关系。媒介要报道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公共事件的信息）往往被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有时也需要媒介的助力（例如民众对政策的态度会被媒体塑造），两者双向需要，此时就形成了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博弈——体现为上文提及的“媒介管理”。

结合上述论述，我们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对于一样事物，媒介有可能将其以偏差的形式传达；而政府的媒介管理可能会令媒介以更加偏差的形式传达，最终在民众眼中得到一个极偏差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我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他人叙说的故事之中，而探讨大众媒体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也算是一种对故事的倾听了。

第二讲 媒体与公众舆论

2025.2.24 / 2025.3.3

一、拟态环境

（一）拟态环境概述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里，但我们的认知却并非如此。我们的感官是有较大局限性的，因此世上绝大多数的事物无法被我们直接感知到，需要媒介的存在。但是，媒介在传递信息中，会有意无意地使信息失真，有可能导致我们离客观真实的世界渐行渐远。对此，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是一幅虚拟图景，是我们与客观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拟态环境之所以存在，有媒介方面的原因。第一，媒介本身获取的信息就是有限的；第二，媒介是存在偏见的，它会有角度地描述事实；第三，“事实性”和“时效性”之间存在张力，而当二者不可得兼时，由于媒体业的本质，它往往会选择时效性而非事实性。此外，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会受到成见的影响。

总之，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有限、文化（媒体）的塑造作用越强、成见越多，我们与客观真实世界的距离也就越远。

（二）拟态环境的特点

拟态环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主观性：**个人、群体根据自身经验（甚至是二手信息）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谋划；
* **中介性：**个人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某种过滤器，事实中我们不愿意认知的要素将被过滤（认知失调）；
* **虚构性：**拟态环境不是造假（其主观目的不是造假），而是对客观事实的加工、模拟；
* **来源多元化：**成见、媒体、文化传统、个人经历都会成为拟态环境的一部分。

总之，拟态环境不是客观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再现，而是由我们的经验、情感与有限的知识编织而成的虚拟图景。

（三）拟态环境的产生

拟态环境产生的原因有：

* **片面性：**我们获取的信息有限，不是客观事物的全部信息；
* **稳定性：**我们倾向于对事物进行分类，经过分类的事物在我们看来就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 **情感驱动：**我们认识世界并非全然诉诸理性，情感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 **集体氛围：**不同的意见在集体性的氛围中将逐渐消失，最终只留一种声音。

（四）拟态环境的功能与影响

拟态环境是虚拟的，不等同于真实情况。我们在虚拟的图景中制定政策、展开行动，但一旦接触到真实的环境，我们就会遭到真实环境的报复——当然，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当我们接触到真实的环境时，又会有一股力量构筑一个新的拟态环境，来确保政策和行动的“正确”。

拟态环境并非一无是处。有时，它能够简化真实情况，并允许我们对外部世界快速地作出反应，节省我们的时间精力——这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尤为重要。

正是因为在拟态环境中作出的政策与行动会在真实世界中碰壁，所以对其的结论一定是“误判”。误判带来的政策性的后果是严重的，且可能会造成错误的舆论力量。

二、成见

（一）成见及其要素

成见是我们头脑中预先形成的简化的图景，用来代表外部世界的人、群体或事物。成见并不基于直接经验的反映，而是基于文化、传统预设的模板。在信息闭塞、信息不对称，或者人的活动范围受局限的情况下，人了解事物几乎就必须通过成见——成见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我们理解这个混乱的现实的必要工具。

成见的几个要素是：

* **预先形成：**在有机会用直接经验验证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可能是有偏误的；
* **简化：**为减轻认知负担，就预先用已有的心理模板去认识；
* **中介性：**与拟态环境息息相关；
* **文化属性：**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从社会、文化、教育、传统之中继承下来的。

有人说，能够吸引人的眼球的新闻无非两种：尸体或裸体。“尸体”指的是国际政治、战争与和平、刑事犯罪等涉及人的生死的新闻；“裸体”则指的是一切与个人隐私有关的新闻，如政客的丑闻、明星的八卦等。那么，为什么人们唯独对这两种新闻感兴趣呢？这是因为成见——“尸体”新闻涉及的是人对生命也即安全的成见，“裸体”新闻涉及的是人对生育（生命的延续）的成见。从这一点来看，成见也反映了人脑进化的过程，虽有主观性，但也有其客观基础。

（二）成见的基本特征

成见有以下基本特征：

* **相对固定性：**成见的心理模板一定形成，就难以改变；
* **情感性：**成见不仅对事情作出判断，而且是诉诸情感进行的判断；
* **普遍性：**成见不是存在于某个个人之上，而是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上；
* **主观性：**成见是主观且片面的。

但是，应当注意，成见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并非不可消弭。只要我们愿意互相交流，且愿意改变自己的成见，我们就能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情况。

（三）成见的功能

成见的功能之一是之前已提到过的减轻认知负担等，此处不再赘述；成见的另一个功能是构建群体的和谐。

成见的弊病在于扭曲现实；由于相对固定性，容易对现实产生僵化呆板的理解；若我们不对成见加以改变，就难以接触到真相。

（四）成见的产生

成见由几个因素产生。

1. **文化：**文化是长时间内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是成见形成的传承性因素，具有一定稳定性。文化不是个人的观念，而是集体的观念；正是因此，文化构成了一定的心理环境。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DNA携带的不仅是生物的信息，还携带了文化的信息，例如对食物的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来就“有文化”的。但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对人的建构十分重要，文化于此被传递至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来是“不那么有文化”的。
2. **教育和社会化：**教育指的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了宗教教育、社区教育等。当然，任何教育对人的影响，还需要有社会化的过程；个人要从教育中吸收观念，形成自我的思想模式、行为模式，这才是有效的社会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化后，成见的默认设置也就确定。
3. **有限的直接经验：**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能够直接了解世上的所有事物；而对于那些我们不能直接了解的事物，我们就都通过成见来推理。
4. **媒介：**对于那些我们不能直接了解的事物，我们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媒介对其产生见解，而媒介本身也是有成见的。
5. **语言和符号：**对于同一个事物，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描述，就产生不同成见。符号系统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6. **社会需求与功能：**每个个体在社会中都有对他而言较为舒适的社会方位，个体处于这一社会方位，就会产生相应的成见。
7. **个人习惯和心理倾向：**每个人都有其认知失调和认知偏差，这作为习惯和心理要素促进成见的发生。

从语言和符号的角度考察成见，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

第一，语言是否足够清晰？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且不论思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大）？语言不是客观事物的再现，而是对其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所想与个体所描述往往并不一致；个体描述时用的言语也往往并不清晰。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还有“翻译”这一步扩大了人与事的距离。

第二，语言的来源是什么？语言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阶层语言的流动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也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平等程度，甚至是民主程度。

（五）注意力经济学与成见

1. 注意力

个体的注意力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源源不断得以供给的。需要我们注意力之处与我们的注意力本身的供需出现了矛盾，供远小于求。由此，也就产生了“注意力经济学”的说法。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媒介更要竞争人们的注意力。

注意力是有限的，因而产生了注意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个体的注意力不足以消费大量信息，所以媒介在把信息提供给个体时，会进行信息过滤——长文变成了短文，短文变成了标题。为了争夺个体的注意力，媒体还会使用多元化的工具，如信息在版面中的位置、推送算法、互动抽奖等。

成见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注意力的分配，因为成见本身就有过滤的作用，能够缓解注意力的压力，还能主导注意力的分配。注意力的争夺会强化成见，媒介不断的“投其所好”导致了这个结果。

2. 社交媒体下的注意力经济学

社交媒体的算法驱动了注意力的竞争。社交媒体针对信息过载、认知负担的问题，采用了切片传播、融媒体发展的手段；也正是因为大幅度的信息过滤，社交媒体无法应对成见带来的挑战。社交媒体还习惯于抓住符号、放大情感，这有利于病毒式传播，形成迷因。社交媒体下的注意力经济学讲求价值，即将注意力商业化，对人的注意力及其分配进行分析。

面对当今的社交媒体与注意力经济学，我们应当注意自身的注意力主权，用对成见的反思对抗算法的侵蚀，借助有机化的信息克服认知偏差，坚定地相信教化的功能；综合运用常识、逻辑、信仰，对抗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茧房”与“机器幻觉”。

（六）破除成见

破除成见存在三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第一，注意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分为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前者是地域的转移，后者是阶层的变化。社会流动性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有着深厚的纵向社会流动思想传统，陈胜、吴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中国的社会流动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建构作用；即使在之后封建中央集权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思想屏障也没有同时代的欧洲那么厚。同时，在实践上，“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思想，以及科举的制度，也为纵向社会流动提供了实践先例。

第二，注意活动半径。在我们获取各类信息时，总会有盲点；为了消除这些盲点，我们就要扩大实践的范围，以实践去对抗成见。

第三，注意锻炼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是防止自身被成见锁定、从而不被社会需要的一个办法。

三、宣传

倘若我们与客观真实的世界之间是零距离，那宣传就毫无用武之地；我们与客观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越大，宣传的作用也就越大。对宣传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为了宣传而刻意增大人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另一种是人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已经存在，而宣传是要缩小这个距离。

第三讲 媒体与政治

2025.3.10 / 2025.3.17

一、媒体与民主

（一）新闻自由的产生与约束

约翰·基恩指出，古往今来的民主可以分为大会式民主、代议制民主、监督式民主，目前西方民主正在由代议制民主向监督式民主演进。监督式民主要求来自媒体和民众的监督，而这就需要新闻自由。因此，监督式民主（新闻自由）要求：

* 法律制度的保障；
* 公民具有政治自由，形成公众舆论；
* 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在英国，这是通过识字水平提高和阅读能力的提高，使公民的知情权起作用，从而使之起到监督职能；
* 文化的世俗化，提高交流理解的效率；
* 社会有宽容的氛围，不同族群、文明间的文化认同。

当然，新闻自由也需要一些约束：

* **经济的约束：**举办媒体所需的经济资源；
* **政治的约束：**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 **自我约束：**由政府和市场的压力，媒介进行自我审查；媒介受两方面的局限：第一，媒介受到受众的局限，会适应受众的偏好；第二，媒介受到信息分配的局限。

基恩指出，新闻自由是英国与北美的特有制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一个好的制度是否能够移植？在现实中，有些制度在“移植”过后会导致“有名无实”的窘境，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没有土壤，不适配其国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选择外力介入，也可以选择事先改造对方的土壤；但是，这作为一个社会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中涉及不少观念上的改造，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久久为功。

（二）制约新闻自由的力量

我们知道，新闻自由被来自政府和来自市场的两股力量制约。基恩认为，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是不能达到新闻自由的，这是因为这种媒体：

* 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处于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之中；
* 不能做广告，因而无需顾及流量，从而不把受众放在运营的中心地位；
* 具有先天的特权；
* 基于公共开支运营，为政府执政背书；
* 分配偏好限制选择——政府将其偏好通过媒体传播出去，限制民众选择；
* 接受政府管理与审查。

因此，基恩总结：基于政府与媒介的上述关系，政府控制的媒介不可能达到新闻自由。那么，市场又如何呢？市场中的媒体的优点在于：

* 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利于媒体锻炼出自己的竞争力；
* 媒体为了满足更多的受众，产出多样化的产品；
* 为了加强广告流量，就为广告提供观众，就为观众提供高吸引力的节目；
* 节约公共成本，提高收益；
* 市场讲求契约关系，使交易简单便捷；
* 不存在广告播放的限制，媒体自由支配广告播放；
* 技术赋能媒体，获得更大限度的新闻自由。

但是，基恩随后就指出了市场的问题：

* **广告问题**
  + 由于广告的存在，媒体所有的内容都商业化了；哪怕是有艺术价值的、有公共利益的内容，只要无法实现商业转化，就不会被媒体采用；
  + 为了博取多数观众，舍去少数观众的利益；
  + 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带来垄断——媒体企业的“生态思维”，打造一个包含各个领域的闭环生态，使得民众的选择自由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 媒体为博取流量而制造的内容可能会使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受到挑战；
  + 处于优势地位（或垄断）的媒体拥有话语霸权，可能窒息多元话语体系的生长。
* **市场问题**
  + 内容消极化；
  + 泛娱乐化，媒体水准也因此而下降；
  + 操纵受众，破坏文化价值；
  + 内容生产遭遇困境；
  + 媒体逐渐高度集中化，市场的新入成员越来越少；
  + 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创新应用的限制；
  + 节目单一化、同质化；
  + 信息鸿沟加剧。

由上可见，不论是把媒体全部交给政府，还是把媒体全部交给市场，都无法达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基恩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公共服务媒体。

（三）公共服务媒体

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公共服务媒体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那就是公共服务媒体作为一个多元监督平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第一，数字媒体有去中心化特征，数字通信革命加强了诠释性的特质，诠释权不再垄断在一个媒体（集团）之下，媒体为公民提供了监督的工具，媒体也能转型为与用户共同产出内容的平台，加强公共性；第二，跨国媒体监督网络可能形成，突破地域限制，与数字媒体垄断对冲，提供独立、可靠的信息来源；第三，公共服务媒体可以作为对抗后真相的锚点，通过透明的编辑过程与信息发布，抵御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泛滥。

当然，公共服务媒体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垄断与商业化的挤压、随之而来的人才流失、用户习惯的改变、政治压力等。

总之，基恩为新闻自由提供的解决方案是：

* 公共服务媒体与社交媒体进行技术混合；
* 鼓励公民参与，进行讨论与信息传递；
* 政府管制垄断媒体，通过税收等方式解除其霸权，给新兴媒体生长空间。

这些建议也都是被动性的，从中也可见，新闻自由在当今的社会已越来越难以触及——它正在处于衰退的境地之中。

二、关于民主

（一）何为民主

根据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民主必须包括：

1. **有效的参与：**决策形成之前，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影响决策；
2. **投票的平等：**最终表决时，每个成员的投票都有相同权重，确保结果体现平等意志；
3. **充分的知情：**投票作出重要决策的前提是深思熟虑，而深思熟虑的前提是充分知情；
4. **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公民集体对政治议程有最终决定权，能自主讨论、决定哪些政策不被少数精英自行商定；
5. **包容的公民权：**所有成年公民都平等地享有上述各项民主权利，不应有排他性。

（二）民主与信息自由

在以上条件中，第1、3条显然与信息及媒介有密切关系，第4条实际上也与信息及媒介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获取，公民就无法培养启发性的理解能力，就无法理性地参与政治；因此，要使公民有这种启蒙性的认识，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就尤为重要。这种信息自由是双向的：要有表达的自由，也要有听取他人的文化。

此外，公民还要能接触到独立多元的信息来源。达尔提出了警示：如果政府或某个单一团体垄断了信息来源，那么获取独立多元信息来源的渠道就会封闭。达尔还提到了“替代性信息来源”，即公民应有手段接触到不同群体、政团、专家的信息，这些来源互可替代且独立于政府，并受到法律保护。

民主固然好，但一个民主社会不仅要有对民主的信仰，还要有民主的文化，而民主的文化是公民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就是培养公民能力的一个办法，只有面向大量不同的信息，公民才会在实践中运用并精进辨别真伪的分析能力，从而提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素养。

信息自由度对民主的质量有影响。信息的自由程度直接关系到民主运行的质量与真实性，只有信息高度自由时，民主的运行才能高质量地表现出来；如果社会的信息流通受到高度的控制和垄断，则公民难以得到准确的信息，那么所谓民主决策将倾向于盲目或失真，即使选举依然进行，也往往是精英操纵或民意误导的结果，民主的质量大打折扣。

达尔指出，信息自由、言论自由能彰显民主的价值。反腐、民权、民主的自我纠错……这些都通过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予以反映。信息自由、言论自由也是民主正常运转的保障。

（三）影响信息自由的环境

政府、企业、利益团体……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信息自由。但达尔指出，影响信息自由的环境不只有这些。

**教育水平。**信息自由的前提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知道，充分的知情与表达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而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理性，就取决于受到教育的水平；倘若教育不足，公民就会陷入理性无知的状态。

**传媒数量。**在一个被市场完全左右的环境中，媒介的数量其实并不高，且其中的诸多媒体都是有偏见的——媒介数量越低，偏见越是常见。

**信息获取的便利度。**尽管资源悉数开放，但多数公民能否便利地接触到这些资源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达尔反对信息获取的成本过高。在达尔的时代，没有互联网和推送算法，便利度的概念实际上还比较传统；而在算法时代，这种便利度就变成了对大数据“投其所好”“信息茧房”的对抗。

**制度。**如果现有社会条件培养的公民无法胜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要扮演的角色，那么就需要以制度来补充强化公民能力。

（四）“思想的市场”

约翰·米尔顿提出了“思想的市场”，奥利弗·霍姆斯也提及了这点。米尔顿认为，思想会在自由流通中同谬误抗争，最终胜出，而非靠政府的审查。霍姆斯认为，对思想最好的检验是令其在竞争中被接受。由此，“思想的市场”成为了讨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时的一个重要基础。

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科斯也提到过“思想的市场”，但与前两者的概念不太一样。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商品市场失灵时，知识分子往往指责市场的不完美性，从而要求政府的管控；但是，在思想的市场上，知识分子却从未有如此指责，反而要求政府不要干预。